

面孔



莫砺锋：

从茅檐耕读到文学讲台

人生轨迹的转变,有时源于意想不到的伏笔。1966年,还是高三生的莫砺锋在志愿表上填下清华大学的三个理工系,不久后高考取消,他因此与梦想失之交臂。这位曾经的数学竞赛冠军大概没有想到,下乡插队的十年会成为他文学生涯的重要转折。

在江苏太仓璜泾公社的茅檐下,煤油灯限量供应,他借着微光将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读得滚瓜烂熟。古人在困境中坚守尊严的文字,对于孤独苦闷的青年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慰藉。正是这段毫无功利目的的阅读经历,为莫砺锋日后的文学研究埋下了种子。

1978年,已在安徽大学英语系就读的莫砺锋为改善经济状况提前考研,偶然选择了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。面试时程千帆教授发现,莫砺锋不仅能把白话文准确译成文言文,还能按要求创作格律诗词。巧合的是,程千帆当年也因家贫从化学系改读中文系,这段双重缘分让他成为程门弟子。在导师开列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等经典书单中,莫砺锋完成了学术筑基,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文学博士。留校任教后,他从茅檐下的读者变成了讲台上的传道者。

名字“砺锋”虽然常常会被联想到“宝剑锋从磨砺出”,但实则是父亲“不要砥砺锋芒”的教诲。回顾人生轨迹,莫砺锋感慨是文学选择了他。他谨记父训,数十年来兢兢业业教书育人,并决心沿着这条文学研究的道路走完余生。



王子林：

在万仞宫阙中揭示“仁”

1985年秋,王子林站在故宫空旷的广场上,“留下”的愿望逐渐在心底萌生。如今他是故宫博物院二级研究员,而那时,他只是北大的一名新生。这一留,便将近四十年。

王子林的故宫生涯始于宁寿宫东侧十三排平房,这里是清代侍卫旧居改造的员工宿舍,也是他认识故宫的第一课堂。从给武器备盔甲编号,到为数千支箭矢归类,再到为上万件藏品抄写小卡片,他逐渐在这些基础工作中建立起与文物间最质朴的连接。

在寂静的宫巷里,王子林不仅遇见了刺猬、黄鼬狼等“原住民”,甚至还曾尝试驯养雏鹰。这些生灵让他感受到故宫的生命脉动,而尘封的殿宇则让他受到更深刻的触动。通过日复一日的拂拭,王子林慢慢辨识出贯穿紫禁城的精神脉络,“我找到了故宫的魂,即儒家的仁”。从元大都“圆城”到明清“体仁阁”“弘义阁”,他在都城规划中发现了“仁”的一以贯之。王子林说,揭示都城背后所隐藏的仁,等于揭示自己内心隐藏的仁。

揭示“仁”的背后,也有着让他忧心的难题:大规模修缮下,“落满时光尘埃”的原状殿宇急速消失。“修缮不该追求‘焕然一新’,而要守护‘历经沧桑’。”王子林深知,唯有这些尘埃,才能让人们在故宫中找到一个真实的触点。它们是“仁”的钥匙,不仅能开启通往历史的大门,还能照亮每个人内心对善与美的向往。



牛童：

记录快递工作者面孔

对于二十六岁的牛童来说,快递工厂是他毕业作品乃至人生中都难以绕行的坐标。2020年,为探望在此做分拣员的母亲,他第一次走进这里。此后,他开启了一个名为《快递》的摄影项目,用相机为四百多名快递工作者留下了肖像照。镜头里的快递工人们总是严肃的,牛童要拍的,是沉默而庄严的生命姿态,“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,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”。

项目的起点,是母亲叶菊。母亲年轻时从安徽宿州来到江苏南京,去过文具厂、医疗器械厂,做过保险,代理过酒水,摆过摊,开过小超市,用尽力气在城市扎根。透过母亲的背影,牛童看见了整整一代人的缩影。工人们大多来自苏北、皖北和西北地区,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。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,去到他们的家乡,看见他们的来处。拍摄因此超越了简单的记录,成为一场深刻的理解与回望。

对牛童而言,这更是一次对自我身份的直面。他从南京郊区走向西安、北京,通过读书改变命运,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试图逃避过去。快递工人这个群体,与他曾经向往的精英生活截然不同,正是这些拍摄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:“我就是这样的人,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。”

(□记者 蔡可心 整理)

“我着急呀！”

漫山遍野的苹果、葡萄,17岁那年说出的豪言壮语,终于实现了。陈松海开着车载着记者在苹果园、葡萄园里穿梭,讲述着每块地的变迁。

为了发展农业,陈松海天天要上山看工地,原来的轿车爬不动坡,2014年,换了台越野车。十几年间,这辆车行驶了28万公里,跑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大家都认识这辆车。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,远远看见陈松海的车,直接就拦下来反映问题,毫不可见。

由于长期超负荷使用,越野车经常出故障。有时候正在上坡上往下开着,会突然熄火。方向盘打不动,刹车踩不动,很危险。

“我们都劝陈书记,换辆车吧,不能再开了。”三联化工办公室主任陈朝晖说,陈松海很“倔”,一直舍不得换。

看着陈松海天天开一辆早该报废的车满山跑,大家都揪心。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大儿子,经常经手一些二手车,花9万块买回一辆,让他开开试试。一试挺顺手,自此成了他的日常代步工具。

“这车也不算专车,大家上山拉个货,进城拿个文件都开。”陈朝晖说。

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是大户陈松海的第三次创业。近几年,村里重点打造集观光游乐、科普教育、农事体验、体育运动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,山地自行车、小轮车、村BA等多项全国性赛事频频落户大户陈家。今年7月,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(村BA)北部赛区在大户陈家村举办,一时盛况空前。

俯冲、腾空、飞跃、冲刺,去年6月15日,2024年中国竞速小轮车联赛第三站在大户陈家村成功举办。赛事争取下来之后,准备时间已经只剩两个月,赛道的建设时间非常紧张。陈松海爬高爬低看现场,一不小心把脚扭了。他自己没当回事,回办公室就简单敷了一下,第二天肿得一塌糊涂。大家都劝他去医院,倔脾气的陈松海就是不去,还是每天上山看工地。三天后,腿肿得更厉害,彻底走不了路了。陈松海拄着双拐,也得坐车到工地。

20多天,他才扔掉了拐杖。50天时间,赛道终于如期建好,赛事得以成功举办。

陈松海是第十三、十四届省人大代表。2021年,他在济南参加省人代会时,突觉胸口发闷,就到会议室外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,越坐越难受,有路过的人问他咋回事,他已经说不出话来。

幸好,当时一起在省里开会的有一位大夫,一边急救,一边拨打了120。医生诊断为心梗,给陈松海的心脏搭了4个支架。在医院住了两天,他就迫不及待出院了。回村第一件事还是开会,安排工作。

自那之后,陈松海每天都要吃好几种药,工作的节奏一点没减,反而拼得更狠了。

“要把一个什么样的大户陈家留给下一代人?今年已经69岁了,我着急呀!”尽管大户陈家已经是乡村振兴的样板村,陈松海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干。

“让大家都有包子吃”

陈松海是个工作狂,工作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。

做乡村旅游,经常要外出参观学习。这本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,可是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差。出远门,陈松海一般带俩司机轮流开车。能当天晚上赶回来的,带不住下。即使住下了,晚上还是反复讨论工作。

“我不爱跟他一块出去,着急忙慌地赶路,到哪儿忙工作。”妻子刘希荣说,没有工作的时候,陈松海不钓鱼,不旅游,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东西。上高中的时候,陈松海就喜欢写点东西,还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,那时候他的理想是个记者或者作家。这么多年的乡村工作,他喜欢把自己的思考写下来。

村里所有人都知道陈松海滴酒不沾,但没人知道是因为什么。这背后,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故事。当年,油漆厂项目获得成功后,陈松海年底到沈阳公司总部汇报工作。晚上对方接待,把酒言欢。陈松海喝得有点多,但没到不省人事的程度。回来后,他觉得喝醉酒让他丢了面子,于是发誓:今生今世,再也不喝一杯酒。

陈松海是一个心地柔软的人。建油漆厂缺钱的时候,他愁哭了;老百姓把结婚用的砖瓦、木料拿出来支援建设时,他感动得哭了;担保的五金厂因经营不善倒闭还不上款时,他急哭了。村“两委”很多人都看过陈松海抹眼泪。哭过之后,他继续接着干。这么多年,陈松海带着全村人跨过一道道坎。

陈松海又是一个很霸道的人。原则问题,没的商量。陈松海的亲戚朋友,从来不会想跟着他去占点什么便宜,跟老百姓去争点什么,因为他们都知道,跟陈松海走得越近,越“吃亏”,越得让着群众。陈松海的一个亲戚,因为违反了企业的考勤纪律,被经理训了几句,他不服,争吵起来了。这事一开始没人敢告诉陈松海,后来他通过别人知道了,毫不客气,马上开会研究要开除。

“我也爱好财富,但是我不贪财。”陈松海特别认可林则徐的观点: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?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?愚而多财,益增其过。”

“把一切都献给村里,又不积累自己的财富,你图什么呢?”面对记者的提问,陈松海打了一个比方:“比如咱们中午吃的肉包子。我一个人吃,很香,我很高兴。可是跟大家一起吃,我会感觉更高兴。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吃包子。”

“大户陈家村没有私人企业。”陈松海说,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,也有人吹起了私有化改制的风。他断然拒绝:“大户陈家的一切,是大家一块干起来的,应该永远姓‘公’,不能姓了东。即使退休了,我也敢在大路上走,不怕被人戳脊梁骨。”

▲陈松海(左)向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介绍大户庄园的阳光玫瑰葡萄。

□ 王招玲 摄影

“赔了算我的,赚了算你的”

村里有了产业,以前外出打工的村民也慢慢开始回流。村集体有钱了,可是这钱怎么花,钱要往哪里投?

“农业是根本,富了不能忘本。”2006年以来,大户陈家村开启了“工业反哺农业”的第二次创业,开始向农业项目“输血”。村里每年拿出集体企业留积的10%利润,用于发展现代农业。

关于农业和农村的未来,陈松海有很深刻的思考——

刚回村任党支部书记那几年,正是轰轰烈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。此前,“人民公社+集体劳动+平均分配”的“大锅饭”模式,暴露出“出工不出力,干好干坏一个样”的弊端。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释放,农业产量徘徊不前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顺应了农民意愿,极大地激活了农村经济活力。然而,随着生产的发展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也慢慢显现:小规模、个体化经营,难以产生规模效应,新模式、新技术、新机器的使用受限。

“怎么才能既发挥出集体规模种植的优势,又激活农民的积极性?”陈松海和村“两委”成员反复开会研究,到处学习。

很快,一种由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,经营上“统分结合”的新思路被提上日程:发挥村集体优势流转土地,进行综合整治,规模化栽种苹果、葡萄等经济作物;对打造好的果园进行发包,招募农场主;由村集体统一进行技术指导,统一采购、统一保底收购。如此,把种植户的投资降到最低,风险降到最低,生产积极性也得到释放。

新事物,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。2014年到2015年,村里集中打造了1000多亩高标准苹果园、葡萄园。可是对外发包的时候,却遇冷了。

“这能赚钱吗?会不会打水漂?”看着筷子般高的葡萄苗,老百姓心里没底,直犯嘀咕。想法很好,怎么才能老百姓接受?关键是要形成示范!

陈松海找到村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:“我拿出一年的工资给你,你去承包几十亩葡萄园。赔了算我的,赚了算你的。你成功了,赚了钱,大家才能跟着干。”

慢慢地,来包地当农场主的人多了起来。到最后,还剩下20多亩葡萄园没有包出去。陈松海又回家做妻子的工作:“你剩下的地包下来吧,村里这么好的事,不能掉地上。”那时候,陈松海的爱人刘希荣刚从机关退休,本想着享享清福,到处旅游,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,她挽起裤腿,摆弄起了从没种过的葡萄。

村民刘旭峰是2015年第一批吃螃蟹的人。那年,她忐忑地辞去了在针织厂的工作,承包了14亩葡萄园,当起了农场主。“葡萄村里已经种好了,合作社统一进行技术指导,统一浇水、施肥。前两年,村里没地租,农药化肥也先欠着。”刘旭峰坦言,她种葡萄是“拎包入住”。

2016年,基本回本;2017年,阳光玫瑰大卖;2018年,外地大客户提前俩月签约,全部高价收购,一串不留……刘旭峰的葡萄事业大获成功。这下,刘旭峰的丈夫杨昌辉坐不住了,辞去在城里一个月六七千块的汽修工作。两人的葡萄园扩大到80亩,既赚了钱,也得了闲,没事的时候两人开着车全国各地旅游,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惬意。

如今,大户陈家流转本村及周边12个村土地1.25万亩,孵化出120多个刘旭峰这样的农场主。这种“统分结合”的模式,整合了资源,激发了个体的活力,还实现了风险共担,保障了集体利益,合作社年销售收入超过6000多万元。一家一户的“小打小闹”变成了万亩园区的“大合唱”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陈松海：绘就乡村振兴画卷

□ 本报记者 从春龙



42年,他带领全村老百姓,从一穷二白到发展出一个集化学农药、交通涂料、精细化工、生态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,建设了1.25万亩的现代农业园区,孵化了120多个家庭农场,农文体旅融合发展。2024年,村集体实现营收1.8亿元,村庄成功入选山东省首批“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”。他就是招远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。

这个身高只有1米68,体重不过120斤的“瘦老头”,为何能成为村民眼里的顶梁柱,家人心中的大丈夫?这个脾气倔、爱训人的人,为何能让大家死心塌地跟他走?近日,记者走进大户陈家村,探索这个小山村“逆袭”的密码。

农村这片天地大有可为

“陈书记很忙,一大早就上山了。”9月30日上午9点,记者来到大户陈家村,结果扑了个空。村里的宣传负责人王招玲告诉记者,巡山是陈松海几十年雷打不动的日常。

11点,陈松海回来了。还来不及到办公室坐下,就有五六拨人围过来,有签字的、咨询的、要钱的……处理了20分钟工作,陈松海又泡了一杯浓茶,开车拉着设计师准备上山。记者见状,连忙见缝插针上了车。

陈松海出生于1957年,彼时的大户陈家是个山沟里的穷村,地里只长高粱、地瓜。由于缺氮肥,种了玉米长不出果实。

打小就跟着大人干农活,陈松海吃过不少苦头,推着两三百斤的农家肥往地里送,车辙十几厘米深,一步三踉跄。“等我干了书记,我就把这里种满果树,全部修上硬化路。”17岁的他,站在地头跟小伙伴立下豪言。

1976年,高中毕业后,陈松海被选拔进了招远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。村里的老书记陈璋看中陈松海有闯劲、爱思考,动员他回村工作。那时的陈松海意气风发,初生牛犊不怕虎,觉得农村这片天地大有可为,便毅然回了村。

1983年,才26岁的陈松海接任村党支部书记。全村一千多口人的吃饭重担压在了他身上。

如何让村民的口袋“鼓起来”?在这位年轻书记带领下,大户陈家村开启了第一次创业:兴办工厂。

1984年下半年,陈松海和班子成员商议,要在村里上项目挣钱。经过多方面联系和考察,决定与沈阳一家油漆厂合作,上民用油漆项目。到沈阳考察项目时,为了省钱,他们下车后步行20多里;住宿没有房间,就在走廊里过夜。

项目谈成了,第二年开春化冻就要马上开工。困难也随之而来——没钱!本来想贷款解决,但村里没家底,四处求人也没人敢贷给他们。

眼看前期的努力就要白费,陈松海在办公室抱头痛哭:怎么干点事儿就这么难?

他硬着头皮一家一户发动老百姓凑钱。群众还真支持,党员也积极带头,很多村民把准备给儿子盖新房的砖瓦、木料都借出来,就这么一砖一瓦把厂房建了起来。1984年春天动工,6月8日投产,当年就实现盈利。

赚到第一桶金后,村里又上马农药生产项目,研发生产的20%三唑锡悬浮剂,填补了国内空白,获化学工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;初级的油漆涂料,也向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工程涂料、工业涂料转型;村里的道路标线施工业务拓展到国外;合资建设医药中间体项目,为拜耳、诺和等大医药公司提供原料药材料……

如今,大户陈家的产业版图越做越大,从最初只有1家村办小型油漆厂,壮大成为拥有5家独立法人企业的经济强村。